

大侦探家

下册

世界著名探案推理故事集

[法] 莫里斯·勒布朗◎等著 陈睿◎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大侦探家

下册

世界著名探案推理故事集

〔法〕莫里斯·勒布朗◎等著 陈睿◎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S



约瑟芬·铁伊探案集

时间的女儿

第一章	663
第二章	672
第三章	686
第四章	693
第五章	696
第六章	701
第七章	707
第八章	715
第九章	726
第十章	735
第十一章	742
第十二章	750
第十三章	758



第十四章	769
第十五章	776
第十六章	786
第十七章	790

一先令蜡烛

第一章 惊现女尸	803
第二章 她是明星	807
第三章 新闻头条	819
第四章 验尸风波	821
第五章 有利证物	834
第六章 私访聚会	840
第七章 访问哈默	847
第八章 遗嘱迷云	859
第九章 抓捕失败	865
第十章 有人自首	871
第十一章 嫌犯现身	880
第十二章 找寻大衣	886
第十三章 珍贵线索	895



第十四章	找到大衣	903
第十五章	线索断了	910
第十六章	转移目标	916
第十七章	重新开始	924
第十八章	巧遇休斯	926
第十九章	星象演讲	930
第二十章	追凶隐修士	943
第二十一章	线索出现	952
第二十二章	跟踪的收获	957
第二十三章	哈默的“狡猾”	964
第二十四章	鬼影来客	972
第二十五章	真凶	975
第二十六章	真相大白	982
第二十七章	完美结局	987



时间的女儿

第一章

格兰特摔断了腿。

所以他现在只能无可奈何地躺在医院的白色病床上，双眼所及之处只有上面那充满裂纹的一小块天花板，只觉得慢慢流淌的时间里，仿佛写满了枯燥和无聊。

每一天格兰特都这样百无聊赖地躺在病床上，厌烦地看着天花板，表面上看似安静，但是脑子里已经开了锅，因为他在对天花板进行想象，思维正如流水般奔逸不息。

他将天花板想象成地图，那些裂纹、污渍，还有明暗不同的区域，在他的眼里构成了河流、岛屿、大陆……

他对着天花板玩猜谜游戏，寻找着里面隐藏的各种图形，有不同表情的人脸，有花鸟鱼虫，有怪诞的形象……

他还对着天花板进行数学运算、背诵公式定理、测量角度、进行三角几何计算……

那一小块面积不大的天花板，似乎都被格兰特的目光和思维给煨热了。

而现在，格兰特早已经把头顶这一小块天花板看透了，已经无事可做很久了，开始感到厌烦了。

格兰特曾跟“矮冬瓜”说过，把病床挪一挪，好开发一块新的天花板区域供他想象研究，但“矮冬瓜”却不同意。

她说这会破坏医院的协调感，而协调感可是医院里重要性仅次于清洁的方面，绝



对不能破坏。

“矮冬瓜”的本名叫英格翰，是白班护士，她确实很矮，只有五英尺两英寸高，但身材是很匀称的。

而且“矮冬瓜”身体强壮有力，她可以轻松地扶起格兰特那六尺之躯，就连她丢床垫时都好像是在耍转盘一样漫不经心，而且非常优雅。

如果格兰特没断腿，对付这样的女人颇为容易，但现在却只能被迫受她呼来喝去，所以格兰特才管她叫“矮冬瓜”，也算是一种心理平衡了。

另有一位叫亚马逊的护士上夜班，她身材高挑，双手大而软，手臂如同毛榉树枝，双眼大如牛眼，总是温柔地用一种充满同情的眼神看着你。

亚马逊护士虽然长得高，但体格很弱，稍一活动就呼呼直喘，她搬动格兰特的身体时常显得特别费力，似乎格兰特重如大山。

被人认为自己重得要死，让格兰特觉得是一种极大的耻辱，还不如认为他轻得像根羽毛好一些呢。

格兰特是在跟他当时正热烈追求的一位小姐散步时摔倒的，他不幸地绊在了地上的一个掀门上，于是他摔断了腿，脊背也伤得不轻。

对格兰特来说，作为一名苏格兰场的著名警探，却以这种方式受伤，这不但是一种耻辱，还非常可笑、荒唐、滑稽，且不可思议。

但无奈的是，这是事实。

于是他只好窝在医院里，任由“矮冬瓜”和亚马逊这两个护士摆弄来摆弄去。

格兰特非常不喜欢被女人摆布，这不合他的性格，可是没有办法。

看见格兰特天天苦恼无聊，“矮冬瓜”有时会建议他看看新女友送给他的那些书，说不定可以打发时间。

格兰特却摇头叹道：“每天有那么多人出生，每天都有那么多字被写出来，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文字在发出吱嗡嗡噪音的机器上印刷，这些事加在一起，让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可怕。”

“你这样未免过于偏激了吧？”对此，“矮冬瓜”总表示不以为然。

枯燥又无聊，时间像一把折磨人的刀。



那一小块天花板实在已经没什么可看的了，格兰特觉得或许可以听一听“矮冬瓜”的那个建议，于是他终于把目光从天花板上移开，转向了一旁床头柜上面那一摞价格不菲的书。

这些书都是格兰特新认识的女朋友玛塔送来的，就为了让他打发时间。

玛塔长得非常漂亮，她是个话剧演员。不过她很忙，不常有时间来看望格兰特。

格兰特的目光在这些书上扫来扫去，眼珠在动，但是却不想伸手去拿。这些书也不知在床头柜上放了几天了，格兰特从来都没想过看它们。

最上面的一本应该是女作者拉薇妮亚的书吧，也不知书名是什么，只看得到封面是偏粉色系的风景照。但猜也猜得出来，书中主角一定又是什么海军的妻子，因为拉薇妮亚就会写这些东西。

下面那本则是希拉斯写的《汗水与犁》，但不用看也知道，这书一定又臭又长，而且跟作者的上一本书内容相差无几，写的东西满是乡土气息。唉！作者就不会写点新鲜东西了？

再往下是《她脚趾上的铃铛》，写的虽是爱情故事，又不乏讽刺之笔，但其实和笑话集没什么区别，而且作者还有效仿乔治·萧伯纳之嫌。

而其余的那些书格兰特更是没有兴趣了。不是欧克里写的垃圾小说，就是充满错误的那本叫《遗失的开罐器案例》的侦探小说，或者是跟统计有关的枯燥的书，对这种书格兰特都能轻易地猜到下一页的内容，还有……

格兰特总是想，人们为什么就不知道创新呢？作家为什么只知道一味迎合读者呢？

格兰特真是烦死了，皱着眉头把目光又从这些乱七八糟的书本上移开了。

真希望全世界都能停止印刷，停止出书，真希望能有高人发明个时间停止光线之类的东西，这样就不会有人总送些无趣的书给你，而像“矮冬瓜”这样的护士也就不会总催你看这些破书了。

忽然，门声响了，有人走了进来。

格兰特以为是护士，便立刻把脸扭了过去对着墙，同时闭上眼睛以示态度坚决。

他很烦，现在不想和人说话，也不想见人，不管是面对两个护士中的哪一个。



那人轻轻走近床边，似乎正俯身观察格兰特是不是真的睡了。于是，格兰特的鼻中便忽然闻到了一丝具有乡土青草气息的若有若无的气味，挑逗着他的神经，甚至让他微微眩晕。

格兰特不动声色，悄悄地品味着、分析着这气味。这绝不是“矮冬瓜”，也不是亚马逊，和她们两个的气味完全不同。

这时，格兰特又闻到了兰卡洛斯牌子的香水味，他脑中灵光一闪，在自己熟识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用这种牌子的香水，那就是玛塔——他的现任女友。

格兰特把眼睛悄悄睁开一条细缝，偷偷地观察她。

她刚刚已经察看过格兰特是否是睡着的，不过显然还不确定，不知道是不是要叫醒他。

而她此时的目光，则投向了床头柜上那几本根本就没被动过的书。

格兰特见她今天穿着一身黑白裙装，头戴一顶新帽，脖子上戴的是格兰特送她的一条珍珠项链。

而她两边腋下则都夹着东西，一边是两本书，一边则是一束白色丁香。

这美丽的玛塔小姐就这样站在床边，娇容如玉，体态多姿，颇有巴黎淑女的风范。

而最重要的是，她跟那些讨厌的护士气质完全不同，这让格兰特在心里不住地感谢上苍。

见格兰特睁开了眼睛，玛塔笑道：“我把你吵醒了吧，警探大人？”

“没有，我根本就没睡！”

玛塔把腋下的两本书也扔在了床头柜上，跟她以前送的那些书放在了一起，微嗔道：“看来我真是多此一举！这些书你一本也没看过！不过希望这次的两本书能让你满意。”微微一顿，又说道：“我说，你难道连拉薇妮亚的书都一点也看不下去吗？”

格兰特不顾这女人情绪如何，只是懒懒地摇头说道：“我一本书也看不下去。”

“你是不是还很疼？”玛塔关心地问道。

“疼！当然疼！不过既不是腿疼，也不是背疼。”

“那是哪疼？”



“嘿，有个词儿叫‘无聊的芒刺’，就是这玩意儿让我疼得要死。”

“我看你也是太无聊了！”玛塔的语气中微带调笑，又饱含关心，但总算是放了心，毕竟在女人眼里，无聊可要比情人身上的疼痛强多了。

她笑着把大花瓶里原有的一束水仙抽出来扔在洗脸盆里，然后把自己带来的丁香花插了进去，细心地摆弄着，同时说道：“有些人哪，认为无聊是很严重的病态，其实没什么了不得的。”

“你说得对，是微不足道，就像是……被荨麻疹这种小毛病击倒在病床上一样。”

“我说你就不能找点事打发时间？”

“有什么用？”

“当然有用，手头有事做就可以改变你的性格、脾气。比如……研究研究哲学什么的，瑜伽可以吗？唉，我看还是算了吧，说了也是白说，像你这种分析型的头脑，真的不适合去体会抽象的事。”

格兰特微微一笑，说道：“其实我也想过重新开始学代数的，以前上学时就没学好。不过这一阵子我对着天花板做了太多的几何题目，跟数学实在是离得有点远了。”

“那……填字游戏你玩不玩？我有这方面的书。”

“千万别拿过来！我可不玩！”格兰特闻言脑袋不住地摆动着，一脸厌恶的表情。

“那你干脆自己设计填字游戏吧，这更好玩。”

“也许吧。但设计这种游戏还得查字典，可一本字典就能有砖头那么重，你知道我最烦查工具书的。”

“那下棋呢？你这么有头脑，下棋或许适合你。”

“我对游戏规则不感兴趣，顶多把棋盘和棋子当成漂亮的图案。”

“那这样吧！”玛塔双掌一击，似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语带兴奋地说道：“历史上有许多悬而未决的公案，你来把它们都破解了吧！你本身不就是警探吗，这应该正对你的胃口！”

“你是说犯罪案吗？拉倒吧！我对历史上所有的悬案都心里有数，可这些案子

啊，根本不可能有答案。再说我一个整天躺在病床上不能动的家伙，又能做出什么贡献啊！”

格兰特说得飞快，就像胸中积了无数的牢骚一样，每个字都如同子弹一样弹射出来，语气中充满了不屑于破解这些公案的态度以及因伤病造成的烦躁情绪。

玛塔连忙不住地摆手，说道：“不不不，我不是说这些，我是说更为古老的案子，比如……首饰盒信件^①？”

“首饰盒信件？你是不是想说那个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②？我说，咱们能不聊这个笨女人吗？”格兰特脸上毫不掩饰地露出了嫌恶的表情。

“女王怎么了！你怎么能这么说她！她笨吗？”玛塔的表情、声音和动作都很夸张，就像她在舞台上表演时一样。

“她何止是笨，简直笨得要死！像这种没水准没层次的女人，全靠她那些服装发饰来提升形象。”

玛塔的脸沉得像水，就像有人在她脸上重重打了一拳。苏格兰玛丽一世女王可是她心中的偶像，她不允许自己男友如此地轻视女王陛下。

“我亲爱的格兰特，我看在你眼里，玛丽一世女王恐怕一无是处吧？”

“那当然，在别人的眼里，这个女人的一生是个悲剧，值得同情，也赚到了不少

① 当时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的合法丈夫是达恩利，但夫妻关系不和，达恩利曾殴打甚至意图刺杀玛丽一世。后来玛丽一世与博思维尔伯爵通奸有染，而达恩利则在一次事故中神秘死亡，于是有人怀疑是玛丽一世幕后操纵情人博思维尔暗杀了丈夫。玛丽一世因遭到国内一些贵族的反对而失势，逃亡到英格兰，投奔其表姑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但一直被软禁。

伊丽莎白一世不想表侄女被审判，但当时苏格兰暂时掌权的莫里伯爵（玛丽一世同父异母的兄弟）对玛丽一世提出公诉，显然是不想让她回国重新掌权。

在审判中，有苏格兰贵族拿出一样重要的证据，即玛丽一世的一个首饰盒，里面有一些信件和诗歌，内容全是用法文和拉丁文所书写的关于她和博思维尔伯爵的私情以及合谋刺杀达恩利的计划。

此即“首饰盒信件”。

在法庭上，玛丽一世对这份证据并没有正面回应，甚至没有看到这些证据，不过从她的一系列反应和举动来看，这份证据应该是真实的。她因此最后被判以死刑。

有些史学家对于这些信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是玛丽一世的政敌伪造的，不过因为资料缺乏，这个问题目前已经无法考证。

但无论真相如何，玛丽一世的死从根本上看仍旧是基于政治因素。

② 那时苏格兰与英格兰两个国家尚未合并，苏格兰当时执政的女王是玛丽·斯图亚特，即苏格兰的玛丽一世。而同一时代，英格兰的女王玛丽·都铎也是英格兰的玛丽一世，即所谓的“血腥玛丽”，是下一任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姐姐。故此两个玛丽一世也是姑表亲关系，不能混淆。



心慈面软之辈的眼泪。可是在我眼里，那大都是她自己的问题。”

这一下格兰特像是来了劲头，开始数落起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的不是来。

“她18岁守寡，倒真是不幸。但她后来未经教皇同意，又不顾众人的反对，居然一意孤行地用新教徒的仪式跟达恩利结婚^①了，结果不但国内有人公然反对她，还惹得她表姑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大大地不高兴，这都是她后来被表姑痛恨的根源^②！而她在苏格兰失势之后居然傻乎乎地跑去投奔她表姑伊丽莎白一世，结果被软禁了二十年！不过软禁期间她花的是她表姑的钱，待遇还一直不错。而等到待遇下降了，她就开始抱怨个没完，而在此期间她居然还天真地想要复位，这女人……”

格兰特还想说下去，却无意中看到了玛塔脸上那充满调皮味道的笑意，于是立即住嘴收声。

玛丽嘴角一挑，笑道：“现在感觉好些了吧？”

“什么？好什么？”

“你身上那根‘无聊的芒刺’啊？”

“你呀，你这个女人！”格兰特恍然大悟，不禁笑出声来，“原来你是在逗我！”

① 欧洲各国王室之间通婚现象十分常见，而王位的继承权又和血统关系密切，因此同一个人如果有双重血统，就可能担当不同国家的国王。

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因为嫁给了具有苏英双重血统的达恩利，其子女便也同时具备了苏英两国王位的继承权。所以这次婚姻的本质其实是玛丽一世为了给自己增加政治资本。

② 达恩利是英格兰都铎家族的一员，是伊丽莎白一世的表侄。玛丽一世与达恩利的婚姻并未经过伊丽莎白的允许，这让伊丽莎白非常生气。

而最重要的是，玛丽一世和达恩利的婚姻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其本身潜藏着染指英格兰王位的嫌疑。

伊丽莎白一世当时虽然在位，但按天主教会的规定，她被认定为私生女，和表侄女玛丽一世相比，后者在继承权上更为优先。

此外，玛丽一世是天主教徒，虽然她和达恩利是以新教仪式结婚的。而伊丽莎白一世信奉新教，这种信仰对于伊丽莎白后来的婚姻甚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宗教问题这一点上，伊丽莎白一世也无法接受玛丽一世。

基于以上三种主要原因，玛丽一世逃往英格兰之后，伊丽莎白必然会从政治角度考虑，觉得这个表侄女是她政治上的威胁。

因此，玛丽一世之前自认为非常聪明的举措，辩证地看也是引火烧身的行为，尤其是在她失势的时候。

后来苏格兰的莫里伯爵坚持对玛丽一世进行审判，又拿出首饰盒信件这份有力的证据，这些都应该符合伊丽莎白一世的政治意图。

虽然伊丽莎白一世表面上只是对表侄女只是长期软禁，又不愿她被审判，但玛丽一世其他敌对势力所坚持的做法，应该说是替伊丽莎白一世进一步地完成了她不方便做的那些事情。

小说中格兰特的思路就是如此。

转移我的注意力。嗯，还不错，现在不无聊了。看来女王陛下也并非一无是处，至于还能让我数落她的时候暂时忘记了无聊对我的折磨。”

“我看你挺了解她的，可是为什么不喜欢她？她的一生不是个悲剧吗？”

“是，她的人生是个悲剧。但这全是源于她低劣的境界和高贵身份之间的强烈反差。你看她身为女王却满脑子都是乡下人那没见过世面的庸俗想法，导致其所作所为惹得英格兰的表姑大动肝火。你说你一个人折腾也就罢了，毕竟影响不大。但你身为一个国家的女王却非要嫁这个嫁那个，不就是想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嘛！可不这正是典型的农村妇女的想法嘛！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当她的苏格兰女王呢？结果导致本国贵族也反对她，邻国女王也怀疑她，最后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玛塔的脸色很不好看，“你这人真是的！挖苦人的时候，说的话也太阴损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

“好了好了，那咱们不说女王大人了，咱们说说……说说铁面人吧？这可是非常有名的公案。”

“不感兴趣。”格兰特刚才的兴奋劲儿一下子又没了，“你知道我只对别人的脸感兴趣，这家伙却像个害羞的姑娘一样躲在铁皮后面，我哪里还有兴致研究他啊？”

“唉，我倒忘了这一点了，你只对人脸感兴趣。关于人脸都有什么好玩的事呢？让我想想。”

玛塔随后便提了一大堆建议，却都得不到格兰特的响应，弄得玛塔不禁也有些精神低落了。

就在这时，“吱”的一声，门又开了，汀可太太从门外走了进来，头上仍然戴着那顶老旧的蓝帽子，那帽子比她的脸还平凡，据她自己说，这蓝色可以衬托出一种忧郁气息。

汀可太太是格兰特的家政服务员，负责洗衣、饮食之类的，格兰特对她的服务倒还满意。

“果然是玛塔小姐在这！”汀可太太一看到玛塔，脸上就浮现出热情的笑容，“我刚才在门外就听见病房里有客人，我听着就像玛塔小姐，进来一看，果然没猜错。”

这两个女人便开始客套起来，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都是些女人们常用的谈话套



路，无非就是你夸夸我的衣服漂亮，我夸夸你的花好看之类的。

这些女人之间的交际手腕，在格兰特眼里显得既无趣又啰唆。

他只担心一点，就是他看到汀可太太手里除了几个纸袋子之外，最醒目的是还有一束秋牡丹，可是玛塔却已经先一步把她那束丁香花插在花瓶里了，这让汀可太太的花往哪里插？

女人穿了同样的衣服时会觉得尴尬，那么看望同一个病人时手里都拿了鲜花，而花瓶却只有一个，这会不会也让汀可尴尬甚至是生气？

好在玛塔是个八面玲珑的女人，她故意把汀可太太的秋牡丹说成是百合花，然后不住地夸百合花漂亮高贵，都把丁香花给比得一钱不值了。

不过汀可太太似乎对花有一定了解，听玛塔浮夸地抬高这束秋牡丹的身价，却也不点破，只是故作糊涂，随声附和。

不过玛塔的这种社交手腕却确实让汀可太太从心里到脸上都显出高兴的神情来，于是潜在的尴尬气氛一扫而光。这让格兰特不得不佩服女人们的智慧和手段。

这两个女人正在闲聊着，“矮冬瓜”推门进来了，手里还捧着一个花瓶，看样子是为了玛塔的那束丁香花准备的。

“这或许是为了讨好病人的女友吧？这些女人哪！”格兰特心里不禁这样想着。

不过玛塔是个现实的女人，她不会对一个护士投入过多的热情，所以对这个用来讨好她的花瓶并没怎么在意。

“矮冬瓜”便自顾自地把玛塔之前丢在脸盆里的水仙重新捡起来，温柔地、用心地又插回自己带来的花瓶里。

玛塔见时间不早，便准备向格兰特告别，说道：“我该走了，汀可太太也该喂你吃些东西了。哦，这香气，我都闻到了，汀可太太，你袋子里装的是不是可爱的圆形蛋糕？”

见到玛塔那刻意装出来的猴急神情，汀可太太更加高兴了，便请玛塔拿上两个慢慢吃。

玛塔小心地挑了两个，像是小孩子得到了心爱的玩具一样地兴奋，她把点心放在袋子里这才跟格兰特飞吻告别。“矮冬瓜”则恭敬地送她出去。

第二章

过了两天，玛塔又来了，看得出来，她今天打扮得很仔细，是那么的美丽迷人，不过她却一进病房就开始发牢骚。

“亲爱的，我不能多待，一会儿就得走了。剧场演出太多，忙得要死！你知道吗亲爱的，我现在天天演的都是同一出戏，台词都背得烂透了，没有新鲜感，没有变化，这得多么折磨人！演出的剧目这么多年来一丁点变化都没有！我都有舞台恐惧症了！就拿我一个同事来说吧，他现在居然能一边说台词，一边却想着心事！”

“他在想什么心事？”格兰特心里清楚，对于女友的牢骚必须得敷衍两句才行，就算是一种变相的安慰吧，否则女人一定会认为你不重视她。

玛塔夸张地叹了口气，说道：“他事后跟我说他当时走了神，满脑子想的都是房子和装修的事。一会儿想着浴室，一会儿想着装修，一会儿想着下水道，一会儿想着瓷砖和厨具。天哪！等他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正在台上演出，面前站着我，而下面还有好几百观众呢！”

玛塔说到这儿却话锋一转，把目光投向了她之前带过来的几本书上，稍有些阴阳怪气地说道：“喂，我说格兰特先生，我想你应该读过我送你的书了吧？就算读了一本也行啊。我得检查一番，如果书皮皱了，才证明你看过了。你这个家伙！”

“呃……我看过了，比如……那本跟山有关的，就……就挺好。上面有好多漂亮的图片，我看得挺过瘾的。”格兰特听她语气不善，忙应和道。

玛塔不禁抿嘴一笑，“关于星星那本不好吗？”

“哦不不不，星星会击倒一个人的尊严，在星星面前，我们都渺小得如同细菌。但是大山就不错，尺寸刚刚好，跟那些冒着风险辛苦爬山的朋友们相比，我发现能躺在病床上舒舒服服地养伤可真是天堂一样的享受了。那两个护士都挺会照顾人的。”



玛塔忍不住笑了，她不再理会那些书，而是像变魔术一样不知从哪拿出一个大纸袋子来，然后从里面抖出一堆大纸片，调皮地全倒在了格兰特的胸口。

“喏，全是给你的！这下够你看的了吧？”

“这是什么呀？”格兰特吓了一跳，有些吃惊。

“脸哪！你不是喜欢研究人的脸吗？我就专门给你带了一堆脸谱过来。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古有今。合不合你意？”

玛塔显然对于自己的聪明劲儿非常满意，脸上显出得意的笑容。

格兰特随手捡起几张纸来看了看，确实都是脸谱，有的是雕塑，有的是画像，形式不一。

里面也确实什么人都有，有意大利传奇的邪恶女人露克西亚，有法国国王路易十七，有伊丽莎白一世的神秘情人莱斯特伯爵，等等。

“你都从哪弄来的？”

“找人帮忙呗！我有一个懂画像的公务员朋友，他是这方面的权威，我叫他帮我找来的。”

格兰特笑着摇摇头，暗道：“漂亮女人办事就是容易，随便打声招呼，勾勾手指，就会有男人大献殷勤，鼎力相助。”

玛塔似乎有事，一副很着急的样子，说道：“亲爱的，不行了，我得走了，以后再聊吧，我还有饭局呢，有人说要给我写剧本，我得请人家吃饭。你就安心地在这儿看图片吧。”

这女人风风火火的，去如一阵旋风，她一离开，病房里便又恢复了平静，就像从未起过浪花的井水。

格兰特一张又一张地看起这些脸来，这比看那些无聊的书可强多了，至少打发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说起看脸识人的本事，格兰特在很早的时候就非常擅长这一手了。而等到他在苏格兰当警察的时候，他还利用自己的这个特长破了不少案子。

记得有一次，格兰特在局里遇到了督察长，两人没事闲聊，正巧旁边正在进行罪犯指认的工作。

供指认的对象一共有十二个，长得都挺普通的，没什么特征。有两个目击证人要在这十二个人里把真正的罪犯挑出来。

督察长有点考格兰特的意思，向十二个对象一指，说道：“你看看，能不能凭你的本事把真正的罪犯直接挑出来？”

格兰特不当回事，说道：“我试试，或许能猜得出来。”

对着十二个人相看了一番，最后指向其中一个，说道：“就是他，左边数第三个。”

督察长笑吟吟的，却似乎不大相信，又问：“你说他犯了什么罪？”

“那我就知道了，这又不是我接手的案子。不过我肯定是那个人。”

督察长有心等待结果，好看看格兰特是不是吹牛。

过不多时，指认结束了，不过那两个目击证人却没有指出来，一脸不甘心的样子。

于是那十二个人便恢复了正常的活动状态，三五成群地说笑着，收拾着衣服和随身物品，准备回家。

但是左数第三个人却在那待着没动，后来被警察领走，送回了牢房。

督察长又惊又喜，挑起大拇指，夸道：“了不起！十二分之一的小概率都叫你给蒙着了！漂亮！”

说完兴冲冲地把这事告诉了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察。

那警察也很吃惊，饶有兴趣地看着格兰特，问道：“你该不会是认识他吧？他以前可没犯过事儿！”

“我不认识他，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格兰特平静地回答道。

“老天，那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这一下格兰特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对他来说，这种技能主要是一种本能和直觉，并非条理清晰的理性分析。

最后格兰特只好回答说：“十二个人里面，只有这个人脸上没有皱纹。”

听到这个有些无厘头的答案，人们不禁笑出声来。

不过格兰特把这话一说出口，却忽然发觉，原来自己是可以分析这种直觉能力后